

烟雨楼

千禧珍藏本



顾问 黄亚洲 余华

烟 雨 楼

主 编：蔡伟达

副主编：朱 樵

218
4423

11
11

642-643

烟雨楼

●中篇传奇

金头颅之谜····· 沈海清(4)

●小 说

传统故事····· 杨 猎(13)

一颗被风吹落的种子····· 徐 放(16)

变形记····· 东方白(22)

秀发····· 岑建平(28)

●锦绣嘉兴

啊,烟雨楼!····· (澳洲)陆扬烈(29)

海宁看夜潮····· 顾永棣(30)

●百家诗会

诗三首····· 王福基(31)

乡村的爱情神话(组诗)····· 风 后(32)

●散 文

难忘墙门····· 吴顺荣(35)

记忆中的母亲····· 郭先明(36)

●翰墨春秋

章耀的“笔墨”涵养····· 朱明尧(39)

●聊斋夜话

交易(外一篇)····· 沈 羽(41)

●平民百姓

老站长····· 李永和(42)

主办单位:浙江嘉兴市文联
编辑出版:《烟雨楼》杂志社
社 址:嘉兴市中山西路文教大楼
邮政编号:314001
证 号:(浙)字第02-1147号
每 册:3.00元

●嘉兴名人

出版界先驱陆费达..... 叶瑜菽(43)

●文学自由谈

杜拉斯,永远的自由女神..... 伊 甸(44)

●学生园地

雪怡..... 秀州中学风信子文学社 陈 丽(46)

●烟雨楼随笔

随笔两篇..... 陈 俐(57)

●新 故 事

醉酒..... 刘 红(59)

●履痕处处

华山路..... 邱静宽(61)

●读者作者

关于长篇小说《情事陈迹》的问答..... 邹汉明(63)

●美 术

封面设计..... 孙欢涛
摄影..... 严新荣 张毅强
插图..... 门采尔
版式..... 韩 堰

顾问 黄亚洲 余华

烟
雨
楼

主 编：蔡伟达

副主编：朱 樵

烟雨楼

●中篇传奇

金头颅之谜····· 沈海清(4)

●小 说

传统故事····· 杨 猎(13)

一颗被风吹落的种子····· 徐 放(16)

变形记····· 东方白(22)

秀发····· 岑建平(28)

●锦绣嘉兴

啊,烟雨楼!····· (澳洲)陆扬烈(29)

海宁看夜潮····· 顾永棣(30)

●百家诗会

诗三首····· 王福基(31)

乡村的爱情神话(组诗)····· 风 后(32)

●散 文

难忘墙门····· 吴顺荣(35)

记忆中的母亲····· 郭先明(36)

●翰墨春秋

章耀的“笔墨”涵养····· 朱明尧(39)

●聊斋夜话

交易(外一篇)····· 沈 羽(41)

●平民百姓

老站长····· 李永和(42)

主办单位:浙江嘉兴市文联
编辑出版:《烟雨楼》杂志社
社 址:嘉兴市中山西路文教大楼
邮政编号:314001
证 号:(浙)字第02-1147号
每 册:3.00元

●嘉兴名人

出版界先驱陆费达..... 叶瑜荪(43)

●文学自由谈

杜拉斯,永远的自由女神..... 伊 甸(44)

●学生园地

雪怡..... 秀州中学风信子文学社 陈 丽(46)

●烟雨楼随笔

随笔两篇..... 陈 俐(57)

●新 故 事

醉酒..... 刘 红(59)

●履痕处处

华山路..... 邱静宽(61)

●读者作者

关于长篇小说《情事陈迹》的问答..... 邹汉明(63)

●美 术

封面设计..... 孙欢涛
摄影..... 严新荣 张毅强
插图..... 门采尔
版式..... 韩 堰

金 头 颅 之 谜

沈海清

上 篇

一九七〇年八月，石门县公安局刑警队长海青收到一封信。信是一个名叫成德的劳改释放犯写给他的。信上说，他劳改释放后，承蒙政府不弃，给他安排在码头管理船只，每月有一定的经济收入，使他能够安度晚年，为了报答政府，他将在江西服刑期间得知的一件事向政府报告。

在石门县城原县衙后园，有一座坟，这座坟的主人是清咸丰年间任石门知县的李宗谟。而墓中的李知县，入葬前是没有脑袋的，后由清苏州提督张玉良铸了一个纯金的头颅，配于李知县的躯体，葬入墓中。

成德在江西服刑期间，同狱曾有一个名叫卫黑虎的同乡籍囚犯，临死前告诉了他这个秘密。

海青是土生土长的石门县城人，关于金头颅这个传说，他自小就隐隐约约听老人们讲起过，如今读了这封信，不由引起了他的兴趣。海青是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虽然名气不大，但时常有些小说故事之类的作品问世。他想且不管这事的真假，用这些材料写一篇小说，也是蛮不错的。眼下自己虽身为公安局刑警队长，但和其他公安干警一样，是靠边站的，公安方面的一应事务均由造反派掌管。他便趁这清闲的机会，走访了一些土生土长的当地老人，又到图书馆借来《石门县志》及清代咸丰年间一些关于石门县的资料，细细地研读起来。

一 石门烽烟

一八六〇年（清咸丰十年，太平天国庚申十年）一月，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和堂弟侍王李世贤从抚湖将主力分兵两路，谋攻浙江。二月中旬，李秀成占广德、破嘉兴。李世贤克德清、取湖州。两路兵马会合后，在杭州城下，又和增援浙江的清苏州提督张玉良大战五天，两军正斗得难解难分，忽有清石门知县李宗谟率数千当地乡勇助战，张玉良得此生力军相助，顿时威力大振，杀败了李秀成，并擒捉了太平军大将邓光辉。李秀成整顿军队，正欲再战，忽接到

天王军令，天京被清军曾国藩所围，要他率军援救天京。李秀成便留下部将归王邓光明，自己率主力飞驰天京去了。

李宗谟邀张玉良到石门，在县衙设宴，为张玉良庆贺，并将太平军被俘将领邓光晖严刑拷打后斩首，将首级悬在城楼上示众。宴席间，李宗谟一时高兴，要小妾英娘为张玉良斟酒。这英娘原是苏州人氏，年方十八，长得花容月貌，体态丰腴，加之一口吴侬软言，张玉良一见之下，顿时呆了，几次拿眼瞟她，无奈这英娘虽是知县小妾，但为人很是正经，对张玉良的挑逗，只是不理。

酒过三巡，李宗谟道：“太平军自金田起事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所向无敌，而那李秀成更是英勇了得，如今被张大帅大败了一阵，又擒杀了他的大将邓光晖，真是可喜可贺！”

张玉良笑道：“要不是老父台舍生助我，本帅岂能轻易得胜。待本帅申奏朝廷，为老父台请功！”说罢，举起手中酒杯，“这一杯，本帅先敬老父台了！”

李宗谟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道：“李秀成虽败，但主力未损，如今率大军去了南京，而这邓光明智勇双全，下官恐难抗拒，故恳请大帅驻军敝县，以抵阻太平军长毛贼子！”

张玉良猛饮一杯酒，拿眼瞟一眼侍立一旁的英娘，哈哈笑道：“老父台之拿，本帅遵循就是了！”

于是，张玉良将清兵三营驻扎在石门城外，以防邓光明攻城，其余的部队均驻于城内，他自己则在县衙择一宽敞之处下榻。李宗谟欲倚张玉良守城，隔天设宴款待张玉良。而张玉良则心中另有所图，也时常设宴回请李知县。

眨眼数月过去，清明节那天，李宗谟携家小去城郊含山祭扫了先祖坟墓，回来时，已近正午，那张玉良早让人备了丰盛酒席，邀李宗谟及家小赴宴。李宗谟因时常和张玉良对饮，也不防备，英娘便草草用了饭，先回房去了。张、李两人你敬我劝，直喝到太阳偏西，这李宗谟酒量不济，便醉倒了。张玉良便命随从扶他回房，自己跟在后面，到房门口，英娘出来相迎，道：“多谢大帅招待！”

张玉良笑道：“嫂子何不陪本帅再喝几杯？”

英娘脸一红，推辞道：“多有不便，望大帅恕罪！”便回身进了房。

到房中，见李宗谟正醉倒卧在床，丫环小红边服侍英娘更衣，边道：“我看那张大帅一双眼睛好似饿狼一般，且语言粗鲁，夫人今后自当小心呢！”

丫环小青刚好端了洗脸水盆进来，道：“小丫头不懂事，不要乱说，那张大帅本是带兵出身的武将，语言自是粗鲁一些，自比不上我家老爷，是进士及第，来得儒雅！”

英娘烦道：“你们不要多说了，这儿也没事了，自去歇了罢！”

二 禽兽之计

半夜时分，英娘忽然被一阵急促的喘气声惊醒，她睁开眼，猛见一个黑影站在床前，正伸出手来抚摸她。英娘想此时的李宗谟正沉醉酣睡，鼾声如雷，是谁这么大胆竟敢摸进知县的卧房，便喝道：“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看剑！”说着，一道剑光直向黑影刺去。那黑影见有准备，便敏捷地一闪身，往后一纵，出门飞般走了。英娘从那魁伟的后影看出，此人正是清军苏州提督张玉良。

第二天，李宗谟酒醒，起床洗漱完毕，英娘知道李宗谟欲倚张玉良守城，怕昨夜之事让李宗谟知道，双方闹将起来，多有不便，便隐瞒了不说。

早饭后，忽有张玉良的幕僚张儒诚来访。李宗谟不知何事，让进后堂，双方见礼罢，丫环沏上香茶。

李宗谟道：“张先生来见敝县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那张儒诚咧嘴嘿嘿一笑，说出一番让李宗谟气冲斗牛的话来。

原来，昨夜张玉良偷窥英娘，被英娘一剑刺来，他急躲得脱，回到卧处，想自己乃堂堂朝廷大将，难道竟谋夺不到一个小小县令的小妾！正懊恼间，幕僚张儒诚看出张玉良心思，便献计道：“那李宗谟欲倚大帅保守石门城，大帅正好借机要挟，让那芝麻官献出英娘。他若不从，大帅便率部开拔！”

张玉良认为此计甚妙，于是，张儒诚清晨来到李宗谟住处。那李知县本是儒林出身，自幼研读孔孟，一听张儒诚来意，不由勃然大怒

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”

张儒诚风李宗谟不依，便冷笑道：“贵县若惹翻了张大帅，张大帅率大军一走，邓光明来攻城，你奈何？何况你杀了邓光明的胞弟邓光晖，这石门县城一旦被长毛攻陷，贵县的项上人头……哼哼！”

李宗谟怒道：“想当初张大帅和李秀诚苦战于杭城，眼看不敌，亏得李某人不顾文弱之身，亲率数千乡勇，飞驰杭州城，救大帅于危难之中，还擒杀了长毛大将邓光晖，如今大帅手握重兵，不思报效朝廷，共守大清城池，竟出这禽兽不如之策，夺同僚妻妾，真正是岂有此理！”说罢，端起茶盅，再不理张儒诚。

张儒诚见李宗谟逐客，便冷笑一声：“张大帅给贵县三天时间，还望老父台为全城百姓着想！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

李宗谟忿怒之极，又担心张玉良弃城而去，正无奈间，忽丫环小红仓惶出来喊道：“老爷，不得了啦！夫人她悬梁自尽啦！”

李宗谟急急奔进后堂，丫环从人已将英娘从梁上解下，幸好发现得早，尚未曾咽气。原来，张儒诚来县衙以撤军为要挟强索英娘，英娘在后堂听得，她想这张玉良嗜色成性，如不答应，这石门县城便休了，想不如死了，也绝了张玉良的色心。

李宗谟顿足道：“夫人何出此下策！何出此下策！”

英娘悠悠醒来，流泪道：“老爷应为自己前程着想，不如让妾身死了！”

李宗谟道：“容我再想办法。”

第二天，李宗谟唤来老家丁李忠，让他带了英娘，化妆后暂且避到乡下。自己则抱了必死的决心。三天后，那张玉良不见李宗谟回音，当即带了三军马步兵离开石门，经皂林，撤到了江苏境地。

太平军归王邓光明得到消息，当晚便率部攻城。石门的乡勇本是乌合之众，怎抵挡得住太平军的猛攻，未及天明，太平军已攻陷东门，邓光明一马当先，直杀进县衙，李宗谟知道自己已难幸免，便自刎在大堂上。时为清咸丰十年农历三月四日。

归王邓光明占了石门县城，便将李宗谟的首级斩下，设祭堂祭奠了弟弟邓光晖。

却说清军苏州提督张玉良退到江苏境内，不几天，探马来报：太平军归王邓光明已攻陷石门县，知县李宗谟自刎殉国。张玉良又使人打探英娘消息，知道已经城陷前避居乡下。

一个月后，张玉良挥师回攻石门，归王邓光明见清兵势大，便率军退出石门，退守余杭一带。

三 金铸头颅

这天午后，张玉良正在县衙后堂歇息，忽亲兵来报，说原知县李宗谟夫人英娘求见。张玉良听了，不由精神一振，忙传令：“请进！”

一会，那英娘进来，但见一身丧服，映衬之下，更是妖娆迷人，见了张玉良，款款见过礼，把个张玉良看得呆了。

张玉良笑道：“嫂子别来无恙？”

英娘想不到时隔月余，这堂上主人已几番易人，而丈夫却已身死，不觉落下泪来，道：“妾身丈夫为国尽忠，如今大帅复克石门，望乞将妾身丈夫遗体寻回安葬，妾身感恩不尽！”

张玉良嘿嘿笑道：“嫂子不用忧虑，本帅和李大人情同手足，本帅定派人将李大人尸身寻回，再上奏朝廷，表明李大人为国尽忠之事！”

张玉良当即派出亲兵，四处打听寻找李宗谟尸体下落，据城内知情人告知，李宗谟首级割下后，尸身即葬在后花园假山旁。张玉良使人挖开，果然有一具无头尸体，经手下及英娘辨认，确是李宗谟的无首尸体。但李宗谟的脑袋却因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日暴雨淋，加之天气炎热，又和其他尸体等混在一起，再也寻不着了。

英娘风丈夫这无头尸体，实在不忍心下葬，正自伤心间，张玉良的幕僚张儒诚来见道：“李大人的首级不曾见，不知夫人欲如何办？”

英娘道：“先夫在时，曾有一批珠宝，藏于后花园亭阁石阶下，是否可以将这些珠宝取出，请匠人铸一金头颅，一同下葬？”

张儒诚听了，眉头皱了皱，忽然笑道：“夫人之言甚妙，不管怎么说，李大人乃朝廷命官，又是为国尽忠而死，理应如此，理应如此！待我先去禀报张大帅，即日就办！”

第二天，张儒诚回复英娘道：“夫人的意见，大帅已应允，只是大帅忧虑，夫人今后怎么办？”

英娘早已知其意，便银牙一咬，惨然笑道：“待先夫下葬后，妾身愿跟随张大帅，服侍左右！”

于是，张玉良命亲兵挖开县衙后花园的亭阁，取出一应金银珠宝，然后请工匠铸造李宗谟的头颅。没几日，头颅完工，张玉良便请英娘验看，英娘见那金灿灿的头颅活灵活现，酷似李宗谟容颜，便对着张玉良深深道个万福道：“多谢大帅！”

张玉良哈哈大笑，忙扶住英娘：“夫人不必多礼！”

张玉良命左右亲兵趁夜在县衙后花园掘坑造墓，没几日，将配以金头颅的李宗谟的棺椁下葬墓中，英娘祭奠罢，便回后堂去了。

那张玉良便喜滋滋地命张儒诚安排宴席，准备娶英娘为妾。正当一切准备停当，忽一名亲兵仓惶来报：“大帅，不好了，那英娘已在后堂悬梁自尽了！”

张玉良想不到竹篮打水，闹了个一场空欢喜，盛怒之下，一脚把那来报讯的亲兵踢下了台阶。

不久，张玉良所率清军被太平军李秀成、王文金、邓光明等诸将用诱敌深入之计，围于嘉兴，激战七昼夜，张玉良部全军覆没。

中 篇

海青从翻阅的大量的资料中得出结论：张玉良为讨好李宗谟的小妾英娘，为李宗谟铸造金头颅下葬的事，肯定是有的，而从清代光绪末年编著的县志记载中，也曾有简单的文字记载：光绪初年，曾有人在县衙后园盗过墓。但海青知道，如张玉良真的为李宗谟的尸身铸了金头颅，那么，有人盗墓也是必然的了。这一点，凶残而又颇有心机的张玉良不会不想到，所以这墓不会建造得很简单，如没有疑冢，也必定建造得极是牢固，一般人是很难掘开它的，而民间也曾有传说，说张玉良曾在县衙后花园处死过一批人，很有可能，被处死的这些人是建造李宗谟墓的工匠和军士。

海青在翻阅民国时期的资料时，又有一条文字吸引了他：民国三十四年九月，抗战结束后，政府拟用抄没汉奸之家产，筹建邮政局。时有县城闲人卫黑虎，用重金贿赂时石门县县长谈一明，任邮政局长之职，至民国三十八年八

月，辞职离任。而邮政局的地点，卫黑虎也选在原县衙。

“卫黑虎！”海青一见卫黑虎三个字，不由眼睛一亮：成德在服刑期间，在监狱中告诉他金头颅秘密的那个同乡囚犯，不是叫卫黑虎么？而卫黑虎用重金换一个没有油水可捞的邮政局长，会不会和那个金头颅有关系呢！

海青的兴致越来越浓，但这时已不仅仅是为写小说了。于是，他又找来抗战胜利后及建国以来关于石门县的一些资料，又细细地研读起来。

四 佩玉换官

抗战结束后，国民党石门县政府为发展邮政事业，决定筹建石门县邮政局。当时的邮政局长，可是个清闲差使，是没有多少油水可捞的，然而，就在县长谈一明在考虑邮政局长的人选时，一个人出现了。

这人姓卫，名黑虎，世居石门县城，是个赋闲人氏，当他来到谈县长私邸时，谈县长对他很是冷淡，后来卫黑虎拿出一对黄澄澄的纯金手镯及一块“钱型佩玉”时，谈县长的一双绿豆眼便发出熠熠的光来，忙唤年轻的三姨太：“紫青，上茶！”

卫黑虎见三姨太放下茶杯，随手拿起了那块佩玉，朝着自己嫣然一笑，忙站起身，笑着介绍说：“三太太，这块佩玉是当年慈禧太后佩戴过的，玉名‘清凉玉’，也就是说，大伏暑天佩戴在身上，就能避暑，使佩戴者身上凉滋滋的……”

“唷，真是这样么？”三姨太娇笑着，就将玉佩往自己的蜂腰上佩戴上去。

“暖暖，紫青且慢，”谈一明朝三姨太一摆手，“怎么好夺人所爱！”

见三姨太嘟出小嘴，卫黑虎笑道：“县长，这一点点白相相的小玩艺儿，算我送给三姨太啦！”

谈一明望着捏着玉佩笑呵呵离去的三姨太转眼对卫黑虎道：“卫老弟，既然这样，你有什么事，就跟我说罢！”

卫黑虎笑道：“县长，听说要筹建邮政局，我在家里呆得慌，想出来做点事。”

谈一明一听，哈哈笑了：“这样容易，就由你负责筹建工作，不过依你看，这邮政局的位

置放在哪儿为好？”

卫黑虎道：“县长明见，这邮政局的位置，最好建在老县衙内，不但位于全城居中，而且地基宽敞，利于以后的发展！”

谈一明一拍巴掌：“好，就这么定了！”

筹建邮政局的资金，是从石门县城抄没的几个汉奸的家产充当的。卫黑虎对建房的资金用途计算得很清楚。多少砖瓦、多少灰泥、多少木料、多少人工，帐本上记载得一清二楚，原先有几个觊觎邮政局长位置的人，想从基建帐中查出一点卫黑虎贪污的痕迹来，把他从局长宝座上揪下来，但没能如愿。

邮政局（实际是两间平房）竣工后，卫黑虎走马上任，他把自己的铺盖一卷，搬到了邮政局后院，那时的邮局，还没有电报业务，仅仅几封平信及通往邻县的三条电话线，晚上也没有什么事，卫黑虎便让手下四个职员晚上回家陪老婆，他说：“你们走吧，我卫黑虎光棍一条，就住这儿吧！”

原来，卫黑虎妻子早逝，遗下了个儿子，而卫黑虎游手好闲，儿子便被他表姐抱去收养了。

然而，大家没有想到的是，每天半夜，卫黑虎便拿一把铁镐，在后院狠命地挖着，挖出来的土，便装进邮袋，拖到外面。后来，又在后院种了些花草葱蒜之类，那些新土就培在上面，以蔽人眼睛。因那后院偏僻荒芜，平常也无人去那儿。

原来，这卫黑虎的曾祖父正是当年清苏州提督张玉良手下的一条亲兵，曾参加过筑建李宗漠的无头墓。那年，张玉良让众亲兵在后花园挖坑筑墓，墓坑挖成一半的时候，张玉良便撤下众新兵，其中一名就是卫黑虎的曾祖父，只留下四名亲兵及几个工匠继续筑墓，棺椁下葬后，又平掉地面，在上面种了一些树木。事后，张玉良杀了知情的人，因这姓卫的亲兵是参加前期挖墓的，便没有被杀，但他为了精细，期间又几次暗中窥视，知道墓葬的确切地点，为了保险，他不画图纸，只凭记忆，年老后，再告知后人，一代一代往下传。

第一晚，挖了水缸深一个坑，到天将拂晓，便用一些枯树枝遮掩了，待第二天夜里再挖。一星期后，卫黑虎的铁镐砸在一个硬物上，只

听得“咣”一声，在深夜里传得老远。卫黑虎扒掉浮土，用手电一照，原来是一块青石板，知道已挖到墓基了，便用铁镐向四处刨土。

忽然，卫黑虎的铁镐头截在一个硬壳模样的圆型物上，他一用力，一个白花花的东西给取了出来，他掀亮手电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原来是个龇牙咧嘴的骷髅头骨。“挖到了！”卫黑虎几乎是叫出了声来，他一捋满头油汗，双手捧起那冷森森的头骨。“挖到了，我挖到金头颅了！”

待他镇静下来，捋掉骷髅头上的泥，又揉揉自己的双眼，才发现手里那颗轻飘飘的头颅竟是一颗白骨。卫黑虎掷掉头骨，呼出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在泥土上。他不知道这青石板有多大多厚，这一点，他的先人没有告诉他，如果这样一个人偷偷地挖下去，十天半月是休想挖到头的，就是挖到石板边沿，一个人也难于把巨大的石板掀开，又不敢凿碎石板，怕弄出响声来惊动人。他思忖了一会，终于懊丧地吐出一口气，用铁镐将松土扒入挖开的坑内。

五 除夕劫持

石门县一带，每逢农历过年，政府都以过新年为名，纵赌三天，即“新春放赌三天”，自除夕夜到年初三止，这三天当中，石门县城几乎所有的酒楼茶肆都摆设赌场，呼五吆六之声昼夜不绝。除夕夜，卫黑虎被表姐请去吃了一餐“团圆饭”。喝了一瓶花雕，走到大街上脑袋上也有点晕乎乎了。到“福和楼”饭馆门口，后面跟上两个人来，叫道：“这不是卫局长么，走，去福和楼搓两手！”

卫黑虎回头一看，认得其中一个开蜡烛店的老板周发财。卫黑虎原来也是嗜赌的，如今被周发财一招呼，便手痒痒起来，跟着进了福和楼。

到半夜，卫黑虎身上的钱已输得精光，便站起身，摇摇摆摆走出了福和楼，漆黑的街道上已无人影，时而有一两响爆竹声传来。卫黑虎口里哼着小调，为自己壮胆，拐过一个弯，到半弄口，忽然闪出个黑影，卫黑虎一个激灵，忙转身，但身后也有两个黑影堵着。

“卫局长，我们有事和你商量！”黑暗中，卫黑虎听出是周发财的声音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别怕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！”接着，那伙人用黑布蒙住他的双眼，又有两个人把卫黑虎的胳膊挟住，架了他就走。

卫黑虎不知这伙人抓他去做什么，知道挣也没有，便任由他们架了走，七拐八弯，到了一个地方。这伙人把卫黑虎的双手绑住了，一个声音问道：“你说，埋金头颅的确切地方在哪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什么金头颅！”

“不知道，那金头颅葬在老县衙里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根本不知道老县衙里有什么金头颅！”卫黑虎一口否认。

“嘿嘿，如老县衙里没有葬金头颅的坟墓，你会拿金手镯和佩玉去换这捞什子的邮政局长？”

这样问了一个多时辰，卫黑虎始终不肯说出那坟墓的确切地方。因为这县衙的后花园太大了，如胡乱地挖掘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终于，那伙人不耐烦了，不知用什么东西在卫黑虎的腹上猛击了一下，只听得一声“咔嚓”骨头断裂的声音，卫黑虎一声闷哼，便失去了知觉。

六 泼水姻缘

公元一九四九年八月，石门县城解放前夕，卫黑虎审时度势，便辞职回了家。到一九六六年，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掀起，石门县也成立了造反队。队长原是个煤矿工人，名叫范苟子。范苟子为人阴险狠毒，明里暗里都会一手，和他的把弟周建荣两人，很快掌握了煤矿的造反队，不久，又控制了石门县的所有造反队，成了石门县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。

这天，卫黑虎正瘸着一条腿去城西粮站买米，走到吊桥堍，忽然街北一扇门里倾倒出一盆水来，那盆水不偏不倚，正好夹头夹脑泼在卫黑虎头上。卫黑虎大怒，正要发作，忽从那门里走出个袅袅婷婷的女人来：“哎唷唷，真是对不起，这位同志哟！”

卫黑虎一抬眼，那女人他原是认识的，正是解放前石门县县长谈一明的三姨太紫青。这紫青虽然已年近四十，但那身材脸蛋却和以前没多大变化，而那一开口娇滴滴的声音，已经使卫黑虎的火气消了个精光。

“哎唷，这位同志，不是卫局长么！”那三姨太忽然惊喜地叫了起来。卫黑虎一听这称呼，心里一虚，忙转身欲走，三姨太却一把将他拉住：“哎呀，我倒湿了你的衣服，总得换一换哟！”不由分说，把卫黑虎拉进了屋，好像预先准备好似的，拿出一套干净衣衫来，要卫黑虎换上。

卫黑虎见她一番诚意，便进了内屋，脱下湿漉漉的衣衫，谁知干衣服尚未换上，只见人影一闪，一个软绵绵糯米球似的身子已扑进了他的怀里。

这卫黑虎可是个老鳏夫，自老婆去世，几十年没沾女人的边了，如今被一个温热呼呼的女人死命地搂住搓揉着，那里还安捺得住，两人便相拥着倒在了床上。

一番销魂后，两人才躺在床上说起话来。

原来，解放后，三姨太的丈夫谈一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，三姨太便转嫁给了一个蜡烛店老板的儿子。她丈夫现在参加了什么造反派，成天在外搞串连，几天几夜不归家。卫黑虎听了，心里乐呵呵的，想不到一盆水浇出了一段露水姻缘，五十多岁的人，交上了桃花运，真是好兆头。

然而，渐渐地，卫黑虎觉出有点不对头，每当和紫青搅在一起做爱时，他总觉得黑暗中有一双狼似的眼睛在窥视着他们。这天，他和紫青快活罢，紫青忽然嗔道：“你当初用一块假玉佩冒充‘清凉玉’，和那个死鬼县长换个邮政局长，到底图的是什么？”她见卫黑虎不应，便有意无意地问起那颗金头颅来，卫黑虎猛地坐起身，一把推开紫青，正要抽身，却被紫青的丈夫周建荣堵住了。

到这时，卫黑虎猛地记起了十多年前除夕夜的那场劫案来，那条瘸腿不由地隐隐作痛起来，看来，那盆水，果真是一个圈套，自己不知不觉间，已把脖子钻了进去。

然而，卫黑虎也不是“软蛋儿”，不是任人宰割的羊羔儿，他稍一思忖，便冷静下来，他瞅着抱着他衣裤的周建荣，冷笑道：“咱俩都是明白人，你有什么事，就痛快说吧！”

周建荣道：“你占了我的老婆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卫黑虎赤裸着身子猛跳起来，一拳砸在床

板上：“你要公办，我跟你去造反队！你要私了，老子光杆子一条，大不了把这一条好腿交给你！”

周建荣涎着脸皮道：“我只要你把埋金头颅的确切地点告诉我！”

卫黑虎冷笑一声，伸出那条不曾负伤的腿：“你来吧！”

周建荣大怒，顺手操起一根挑水扁担，朝卫黑虎劈头击去，谁知那卫黑虎虽然已五十开外，但毕竟出身于将门之家，骨子眼里那股蛮横之气尚未泯灭，当下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双手一扬，捏住了劈过来的扁担，趁势一个飞腿，正踢在周建荣下腹上。周建荣一声惨叫，滚倒在地。卫黑虎跳下床，夺过衣裤，从容地穿戴好，冷哼一声，扭头就走。

周建荣爬起身，恨恨骂道：“好，你竟敢打革命造反派，好，打得好！”

为什么卫黑虎这么大胆？原来，石门县的造反队长范苟子正是自小由他表姐抱养的儿子，因为有这么一块硬牌子，即卫黑虎表姐的关照，他虽然也挂木牌游了几次街，但也没什么大事。

卫黑虎回到家，他思虑再三，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去找外甥，即儿子范苟子。自他表姐去年底得病死后，范苟子是他唯一的亲人了。本来，他想把自己是范苟子生父的真情告诉儿子，又怕自己这个“四类分子”去认“革命派头头”做儿子，范苟子一时接受不了，便决定先把金头颅的秘密告诉范苟子，因为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，告诉了范苟子，凭他现在的权势，也许还有希望把金头颅取出来。

可卫黑虎万万没有想到，当他把金头颅这个秘密告诉了范苟子后没多久，就被当作“历史”加“现行”反革命分子逮捕，押到了江西某地劳改农场。

卫黑虎押走不久，为“备战备荒”，石门县也和全国一样，掀起了一股挖防空洞的热潮。县革委会防空洞的地点就择在原县衙现邮电局的后园，并由范苟子和周建荣亲自督阵参予挖掘。然而，半个月后，防空洞没有挖成，范苟子却莫名其妙地失了踪。

下 篇

联想到范苟子的失踪，海青对李墓中有金

头颅的传说已经相信了一半。但挖防空洞半途而废，又说明了什么呢？当时参予挖防空洞的那些人，海青也曾询问过，但他们都说防空洞挖了一半后，范苟子忽然宣布放假三天，三天后范苟子莫名其妙失踪，副队长周建荣又说防空洞的位置要重新选过，这事就罢了。看来，这件事的内幕，眼下只有范苟子和周建荣最清楚。但范苟子下落不明，而此时的周建荣已被三结合进县革委会当上了副主任，是石门县的风云人物。海青知道自己这个挂着空衔头的刑警队长，是没法动这个县城首屈一指的权势人物的，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，便去找老公安局长，想讨讨主意。

七 墓中石鼓

老局长和海青一样，也在“靠边站”。海青来到老局长家里，径自走进院里，见老局长正在用洒水壶给几盆小松枝浇水，见了海青，把水壶一放，哈哈笑着把海青让进屋里，为他沏了一杯茶。

听了海青的叙述，老局长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按现在的形势看，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成德是一个刚刑满释放的‘四类分子’，就算他提供的情况属实，这坟因已被周建荣撬开过，若没有特殊或意外的情况，这金头颅肯定不会留在墓里了。而范苟子的失踪，有两个可能，一是携金头颅出逃，二是被周害死了。但第一个可能性不大，因据我所知，范苟子官瘾极大，他不会掷下石门县造反队第一把手的‘官位’潜逃，况且他的老婆黎娟也是石门县城中的第一美人，他怎会舍得撒下！”

海青道：“那么，就是被周建荣害死了？”

老局长笑道：“目前，最有价值的，也就是范苟子失踪这条线索了，但周建荣现在是县革委会分管公安系统这条线的副主任，若无确切的证据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！”

海青忧虑道：“如范苟子真是被周害死的，那一定是为夺那金头颅，范苟子一死，金头颅就一定在周的手里了！”

老局长道：“那也不一定，这墓中若真有金头颅，那建造结构绝不会很简陋，凭他两人之力，也不可能轻易取出！”

“万一金头颅已被周取出，他销了赃怎么办？”

老局长哈哈一笑：“这金头颅少说也有十多斤，他是不敢轻易拿出来脱手的！”他沉吟了一会，又道：“但为了保险起见，要严密监视他！当然，只能在暗中！”

海青笑道：“这一点倒好办，为周开小车的司机小乐，原是我们刑警队的司机，我交待他，让他暗中注意一点。”

文革结束后，周建荣因打砸抢被公安机关逮捕，刑警队长海青为了金头颅的事，专门主持审讯了周建荣一次。他望着这个曾经掌握过全县公检法大权的风云人物，点燃了一支烟。这会的周建荣，耷拉着个脑袋，弓着个电线木杆似的瘦长身子，接受着昔日他不屑一顾的部下的审讯。

“周建荣，你知道卫黑虎是怎么判刑入狱的吗？”海青单刀直入。

“他，他是历史反革命！”周建荣浑身一颤，呐呐地回答。

“恐怕是为了那颗金头颅吧！”

“啊！”周建荣一下变了脸，瘦削的脸上沁出了汗珠。

“你说，范苟子是怎么死的？”海青出奇兵。

“他，他出去串联，也许是死在外面了。”

海青笑了：“恐怕是死在埋金头颅的墓坑里了吧！”

到这时，周建荣才哀叹一声，瘫倒了地上，口里呐呐道：“我交待，我交待！”

自卫黑虎被遣送到江西服刑后，范苟子和周建荣组织造反派以挖防空洞为名，挖掘坟墓，这天，他们的工程被一块极大的青石板所阻。

范苟子见青石板已露出，便笑吟吟地对队员们宣布说：“大家辛苦了，现在我宣布，全体队员放假三天！”

队员们自然是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。待大家走后，范苟子和周建荣马上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钢凿和铁锤，开始在青石板上凿洞，要凿碎这块巨大的青石板。因这地方四周是高高的围墙，围墙内又尽是些高大的银杏树和香樟树，把墙内的一切都遮掩住了，所以他们两人毫无顾忌地大干着。两人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，终于把那块青石板凿成十多块，两人抹一把汗，

便坐下来歇息。范苟子点燃一根香烟，周建荣捧过几个馒头，又倒了两杯水，把一杯捧给范苟子：“大哥，喝口水，吃点东西！”

范苟子接过水杯，却没有看出他的那弟一双眼睛里闪过一丝毒蛇般的幽光，他喝了水，不一会，就捂着肚子，蜷缩着滚进了自己挖开的土坑里。

周建荣见范苟子死了，便拖开尸体，又费力地搬掉凿成碎块的青石板，下面，露出了一口深褐色的棺材。然而当他撬开棺盖，却失望了，原来那棺材里一条被子裹着的，却只有两个沉重的石鼓墩。

当年石门县城经常发生武斗和出远门串联，武斗经常死人，出去串联的人也常常一去不返，加上公检法系统也基本瘫痪，所以范苟子失踪后，也无人追查。不久，周建荣又被结合进县革委会当了副主任，分管公安系统这条线，这事就给隐了下来。

听了周建荣的交待，海青又陷入了沉思中，按资料上的记载，墓中是有金头颅的，退一步说，如果当年张玉良没有为李宗谟铸造金头颅，那么，李宗谟的尸身总是葬在棺材里的吧，为什么只有两个石鼓墩呢？

八 两具棺材

海青信步来到原县衙，这儿，三十年前那低矮的旧邮政局已经拆除，一幢刚刚竣工的四层邮电大楼矗立在原址，因扩建，那原来的墓墓正好在高墙下面。海青知道，眼下文革刚刚结束，百废待兴，这邮电大楼刚刚建成，若为了这金头颅之谜，掀倒这新建的大楼，是不可能的，他这个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，能耐也小了一点儿。

转眼，十年过去，海青转业，脱下警服，被任命为石门县城建局长。这天，他刚上班，早已离休的公安局老局长急急撞进他的办公室，大叫道：“小海子，你得请我客了！”

海青忙扶住老局长，笑道：“老局长，这几年你无声无息的，怎么一下子又蹦出来啦！”

老局长道：“好你个小子，嫌我了是不是？告诉你，我童年时一个光屁股朋友，他建国前去了香港，如今是香港有名的实业家，前几天来信，说他要来石门家乡投资办厂！”

海青笑道：“他来投资办厂，和我这个城建

局长有什么关系？”

老局长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，邮电局要迁移到新城区去了么？”

“知道！”

老局长笑道：“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怎么，不当警察了，这脑子就枯萎了么？这外商来投资办厂，必定要选地址、建厂房……”

海青一拍巴掌：“我的老局长，你是说……”

于是，经过老局长的从中斡旋，外商及内地方面的经办人都同意把厂房建在原邮政局的旧址。自在城东开发区开辟了新城区后，这儿的几家大商场都迁移过去了，原先最热闹的市中心，如今已显得冷冷清清。

在一片机器的轰隆声中，旧房被拆除，紧接着，是挖地基，准备建造一座十二层高的厂房。从挖地基的第一天开始，身为城建局长的海青就一直呆在工地，根据周建荣交待的地点方位，海青用木头打了桩，以作记号，开始挖墓基时，海青特地请来了老局长，并从公安局请来了接替他的刑警队吕鸿秋队长及四名刑警。

为不使墓中的棺木破损，海青建议放弃了使用推土机，施工员和四名刑警用铁镐刨着，一个多小时后，那十多块碎石板挖出了，不一会，又挖出了四具尸骨，其中一具的脑壳被砸碎了，还有一具肋骨上插着一把生了铁锈的匕首，其他两具尸骨中，也不知那具是范苟子了，但由此可见，在范苟子死以前，为盗这墓，这儿确实发生过命案了。

那具棺材终于被挖出了，吕队长先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扯开那条被子，被子里除了两个沉甸甸的石鼓墩，其它什么也没有。

海青笑道：“看来，这周建荣确实没有撒谎！”他沉吟片刻，忽然对吕队长说：“小吕，把这具棺材取掉，掘掉铺地砖，再往下挖一公尺！”

大家虽然不明白海青的意思，但还是照他的话做了。

当大家把铺在底下的地砖挖掉后，下面又露出了一块青石板。海青笑了：“麻烦大家把这块青石板掀掉！”

大家扒掉了泥土，然后用吊机把那块青石

板悬空吊起，这当儿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第二块青石板下面，是用青砖砌成的一个椭圆型墓坑，墓坑中，四根大铁链吊着一具红木棺材。谁能想得到，这李宗谟的坟墓，竟是上下两层的，上层是假的，即疑冢，下层才是真的，而一般盗墓的，挖到了棺椁，就以为达到了目的，谁也想不到下面还有一层呢。

海青哈哈笑道：“小吕，这以后的事，就是你的啦！”

吕队长也笑道：“老队长，你可不能走，你和老局长是这案子的原经手，咱们一块儿开棺吧！”

九 揭开谜底

几名刑警拦开现场的观众，开始撬那棺材，撬开棺盖，一股腐臭扑鼻而来，一名刑警照了相片后，慢慢掀开盖尸被，但见那尸身已经腐烂，一具森森白骨，颈上果然有一颗暗色的金属头颅。

吕队长亲自用照相机拍下了几张不同角度的相片，一名刑警小心翼翼地捧起那颗沉甸甸的头颅。

头颅经过吕队长的手，交到了海青手中。海青掂了掂，又交还给吕队长，笑道：“如今你是现管，你鉴定吧！”

吕队长将头颅放在一块平坦的白布上，又用照相机照了几张照片，问道：“两位老首长，您们看，这头颅真是纯金的？”

海青笑道：“一百多年的民间风传，如今总算证实了，当年清军苏州提督张玉良为石门知县李宗谟铸金头颅，也确有其事。现在，我的工作已经完成，这最后的工作，是你的啦！”说着，又诡秘地一笑，拉着老局长，“老局长，我们去好好喝两盅，我请客！晚上，我还得把这篇小说的结尾写完哩！”

其实，当海青刚一接过那颗金属头颅，他已觉出，这颗头颅，决不会是黄金铸造的。当年的那位堂堂清廷大员苏州提督张玉良，可真是那个无耻狡诈的恶棍，他既欲占有美貌绝伦的英娘，又吞没了英娘那一大笔金银珠宝，却用黄铜铸了颗头颅，骗过英娘，葬入墓中，却引得一些贪婪的后人费尽心机，你争我夺，演出了一幕幕丑剧，乃至丢了性命。

责任编辑 黄福国

传统故事

○杨 猎

B市卫生系统组织的夏季疗养团在厦门呆了几天后，正欲启程赴第二个疗养点武夷山时，忽然发觉少了卫校的李颖老师。领队老魏十分焦急，忙问与李颖同住一个房间的许娜。许娜说自己昨晚正巧睡在老同学家。今早直接赶到大厅来集合了。老魏让她去问问客房的服务员，是不是李老师对她们关照过什么。

此刻，李颖却坐在由厦门开往B市的火车上。她脸色灰白，神情呆滞，给人感觉她的内心似乎方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般的撞击。李颖摇摇头，茫然地望着车厢外一掠而过的田野。

初涉鼓浪屿步行街，李颖为眼前的异国情调啧啧赞叹，心里自然地舒展开来，像长期被禁锢在贵族学校读书的女孩儿刚刚回到久别的家园一样。在椰子岛放下行李后，她便悄悄地独自溜了出去，边逛待边购物。李颖嗜好买各类工艺品，麻草织的，针丝绣的，贝壳、矾珠海石串连的，她都要。除了拼命工作，她的生活时常裸露出虚空和单调来。她购买和观赏工艺品其实是为了能在身心偶有烦乱骚动时，像清凉的山水给黏稠的有点发酵的情绪一点稀释。要说李颖真正喜欢的其实是游泳。游泳的含意并不是为解闷或填补，而是它会唤起一份甜美亲切的回忆。她的幼年大抵是在泳池度过的。那时多么无忧无虑啊。

李颖常常痴想，假如人也像某些动物能冬眠或冰棒似地冰冻贮藏该多好，那样的话，她现在必定将自己冰冻贮藏起来。事实上她正朝着这样的欲望靠近。在相当长的空隙里，她静静地窝在家里，安祥地面对邱涛深情的凝望，再与他聊上几小时，自然就忘了身边已日转星移。

李颖携大包小包走出一家店门时，正巧与文铭新撞个满怀。文铭新赶忙弯腰把掉在地上的一个纸包捡起，头还未抬就叠声说：“对不起。对不起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李颖马上就认出了他，脸上却不争气地泛上了红晕，与她身着的粉红色连衣裙混然一色，煞是灿烂。在此之前，李颖只知道他是二院的推拿师，曾经把一个半身不遂的患者治疗康复。这件事在B市曾轰动一时，可能缘于此，使他作为二院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来这里疗养。

“买回去送人，还是自己欣赏。”文铭新瞥了眼包里的东西，心想这类工艺品B市许多地方可以买到。文铭新这时也认出了她就是同一个疗养团的颇有气质、又非常秀丽的李老师，此刻脸色绯红的李老师更是妩媚动人。

“自己欣赏。”李颖猜他一定在笑话自己，“在B市就没这个兴致了。”

“……这倒也是。”

经过李颖的默许，文铭新提过她手中的两个包，一同回椰子岛。

这样一次巧遇，在临时凑到一起的疗养团里，他俩俨然是老相识了。文铭新高大深沉，有着两瓣厚实的嘴唇，笔挺的鼻梁，这都让一贯自我封闭的李颖对他也产生了亲近感。不用说，她喜欢与他结伴，比如一起购物、游快艇、去海滩踏浪。头两天，李颖还有点别别扭扭的。后来就随意了，李颖起先也蹊跷这是怎么搞的，渐渐地她就懒得去探究它了。一个优雅美丽的知识少妇，每每有意无意地与另一位男士结伴而行，在疗养团里多少煽起一些好事者的流言蜚语，有的甚至猜测他俩迟早会弄出点